

弘明集

五

弘明集

PDG

弘明集卷第十二

梁釋僧祐撰

余所撰弘明竝集護法之論然爰錄書表者蓋事深故也尋沙門辭世爵祿弗縻漢魏以來歷經英聖皆致其禮莫求其拜而庾君專威妄起異端桓氏疑陽繼其浮議若何公莫言則法相永沈遠上弗論則僧事頗盡望古追慨安可不編哉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民尚有不屈況棄俗從道焉責臣禮故不在於休明而類出於季運也至於恒標辭畧遠公距玄雖全已非竒然亦足敦厲法要

日燭旣寤俗之談卽仙三檄亦摧魔之說故兼載焉

與釋道安書

晉習鑿齒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真履正明
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
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響厲乎八冥玄
味遠猷何榮如之弟子聞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
天之雲也弘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直無
爲降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況
哀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
乘不疾之輿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

之求而可得王潤於一山冰結於一谷望闔風而不
廻儀措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
餘年矣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
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唯肅祖
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
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玄祖暢乎無生大塊旣唱萬
竅俱怒呼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暉
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道寂將生真土靈
鉢東遷忽驗于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
開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

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孰降是以此方諸僧
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無上之箴老幼等願
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廻
曜一躡七寶之座暫視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
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逸響重
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
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雅好佛道
手摹靈像

庾闡樂賢堂頌序
亦云肅祖明皇帝

與張新安論孔釋書

譙王尚之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聖言明審令人寒心然

自上古帝皇文武周孔典謨訓誥靡不周備未有述
三世顯叙報應者也彼衆聖皆窮理盡性照曉物緣
何得忍視陷溺莫肯援接曾無一言示其津逕且鈞
而不綱弋不射宿博碩肥膾上帝是享以此觀之蓋
所難了想二三子揚摧而陳使劃然有證祛其惑焉

荅譙王論孔釋書

張新安

仰復淵旨匪邇伊教俯惟未造鞠躬汎對竊以爲遂
通資感涉悟藉緣誠微良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
乎撞鐘啓發俟於悱憤夫妙學窮理乃聖乃神光景
燭八維頰仰觀九有然而運值百齡宵均萬劫者豈

非嘉緣未構故業化莫乎哉是以聖靈輟軌斯文莫
載靡得明徵理歸指斥宗致祇以微顯婉而成潛徙
冥遠之生導三世之源積善啓報應之轍網宿昭仁
菟苗一作畋弘信旣以漸漬習成吝滯日祛然後道暢
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譴熒人斯草偃寔知
放華猶昏文宣未旭非旨睽以異逋諒理均而俱躋
者附會玄遠孰夷冒言謬犯不韙輕率狂簡

與沙門論踞食書

鄭道子

夫聖人之訓修本祛末即心爲教因事成用未有反
性違形而篤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乖事高世表至

於拜敬之節揖讓之禮由申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齋
講肄業則備其法服禮拜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內克
而形肅于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禮斂衽十拜事
非偏坐所預而以踞食爲心用遺儀爲斂麤事理相
違未見其通者也夫有爲之教義各有之至若般舟
苦形以存道道親而形踈行之有理用之有本踞食
之教義無所弘進非苦形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
者失其恭肅之情而啓駭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爲教
章甫不適越之義邪原其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
於矯枉之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長久

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旣制其三服行其禮
拜節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踞其間整慢相背者
哉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爲永年之
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衆而復禮爲本今禪念化心
而守跡不變在理旣未於用又麤苟所未達敢不布
懷鄭君頓首

與王司徒諸公論沙門倨食書 宋范泰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二法昔之祇洹
似當不然據今外國言語不同用舍亦異聖人隨俗
制法因方弘教尚不變其言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國

不宜有二一堂寧可不同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
不尋制作之意唯此雷同爲美鎮之無主遂至於此
無虛於受人有同於必執不求魚兔之實競攻筌蹄
之末此風不革難乎取道樹王六年以致正覺始明
玄宗自敷高座皆結跏趺坐不偏踞也坐禪取定義
不夷俟據之食美在乎食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
天下通制亦由寒鄉無絺綌之禮日南絕氊裘之律
不可見大禹解裳之初便謂無復章甫請各兩捨以
付折衷君子范泰區區正望今集一食之同過此已
往未之或知禮以和貴僧法尚同今升齋堂對聖像

引四集卷之二
五
堂如神在像中四雙八輩義無云異自矜之情寧可
試暫不我釋公往在襄陽偏法已來思而不變當有
其旨是以投錫乘車義存同衆近禪師道場天會亦
方其坐豈非存大畧小理不兼舉故邪方坐無時而
偏踞有時自方以恒適異爲難嘗變取同爲易且主
人降已敬賓有自來矣更諮義公了不見酬是以敬
白同意以求厥中願惠咳噎之餘以蔽怯弱之情

荅范伯倫諸檀越書

宋釋慧義等

祇洹寺釋慧義等五十人敬白諸檀越夫沙門之法
正應謹守經律以信順爲本若欲違經反律師心自

是此則大法之深患穢道之首也如來制戒有開有
閉開則行之無疑閉則莫之敢犯戒防沙門不得身
手觸近女人凡持戒之徒見所親漂溺深水視其死
亡無敢救者於是世人謂沙門無慈此何道之有是
以如來爲世譏嫌開此一戒有難聽救如來立戒是
畫一之制正可謹守而行豈容以意專輒改作俗儒
猶尚謹守夏五莫敢益其月者將欲深防穿鑿之徒
杜絕好新樂異之客而況三達制戒豈敢妄有通塞
范檀越欲令此衆改偏從方求不異之和雖貪和之
爲美然和不以道則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洎自有衆

已來至於法集未嘗不有方偏二衆既無經律爲證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實未敢高同此寺受持僧祇律爲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說偏食法凡八議若無偏食之制則無二百五十矣云食不得置於牀上所棄之食置於右足邊又云不得懸足累脛此豈非偏食之明證哉戒律是沙門之秘法自非國主不得預聞今諸檀越疑惑方偏欲生興廢貧道不得不推其輕重畧舉數條示其有本甘受宣戒之臯佛法通塞繼諸檀越通則共獲護法之功塞必相與有滅法之臯幸願三思令幽顯無恨

重荅法師慧義等書

范泰

前論已包此通上人意強氣猛弗之尋耳戒以防非
無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隨俗變律華夏本不偏
企則聚骨交脛之律故可得而畧手食之戒無用匙
飭之文何重偏坐而輕手食律不得手近女人尋復
許親溺可援是爲凡夫之疑果足以改聖人之律益
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則固守不爲全得師
心未足多怪夏五闕文固守不爲疑明慎所見苟了
何得顧衆而動企之爲義意在宜進欲速則事不得
行端坐則不安其居時有踞傲之夫故非禮法所許

一堂兩制上人之同泯焉莫逆弟子之和子然單獨何敢當五十太陣是用畏敵而默庶乎上善之救

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泰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之徒莫不沐浴鑽仰此蓋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無生方等之經皆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衆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內有聞輒變譬之於射後破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偏坐之家無時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企踞外國食多用手戒無匙筯

慧義之徒知而不改至於偏坐永爲不慙同自爲矛
盾其誰能解弟子意常謂與人同失賢於自代其是
推心樂同非敢許以求直今之奉法白衣決不可作
外國被服沙門何必苦守偏俗

論沙門踞食表

三首

范泰

臣言陛下體達佛理將究其致遠心遐期研精入微
但恨起予非管對揚未易臣少信大法積習善性頗
聞餘論髮髯玄宗往者侍坐過蒙眷誘意猥詞訥不
能有所運通此之爲恨畢世無已臣近難慧義踞食
蓋區區樂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餐下風已達天

聽臣請此事自一國偏法非經通永制外國風俗不同言論亦異聖人不變其言何獨苦改其用言以宣意意達言忘儀以存敬敬立形廢是以聖人因事制誠隨俗變法達道乃可無律思夫其防彌繁用捨有時通塞惟理膠柱守株不以疎乎今之沙門匠之善誘道無長壹各信所見尠能虛受乃至競異於一堂之間不和於時雍之世臣竊恥之況於異臣者乎司徒弘達悟有理中不以臣言爲非今之令望信道未篤意無前定以兩順爲美不斷爲大俟此而制河可清矣慧嚴道生本自不企慧觀似悔始位伏度聖心